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胡金华

肖青著



一輪圓月漸漸東升。晚秋的花草，在爭先恐後地散發着芳香。

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兩周年紀念日，就要來臨了。

志願軍××兵團的政治委員李志民將軍，在歡迎祖國第二屆赴朝慰問團的大會上，向代表們介紹站在身旁的一位穿駕駛員工作服的戰士時說：“他，就是接同志們來的一位汽車駕駛員，是我們志願軍里首創安全行車三萬公里的胡金華同志。”

將軍的話，象一顆騰空而起的、鮮艷奪目的紅色信號彈，立刻引過來一雙雙尊敬的眼光。接着，一陣熱情的鼓掌聲，一束束鮮花，都向胡金華投過來。胡金華——這個一貫只知勤懇工作的樸實的人，乍然被人們熱情地包圍起來，緊張得不知說啥好了。

一位代表激動地說：“我們來慰問英雄志願軍，沒想到坐的車子也是英雄給開的！‘最可愛的人’可真是‘行行出狀元，處處顯英雄’啊！”

代表們望着這位个子不高，胸前什麼也沒挂的英雄

駕駛員，紛紛提出要求：要他挂出勛章來！要他報告事迹！

“哎……咱沒啥！”胡金華腼腆地說，瘦瘦的臉上，現着一個善良的淳樸的笑容。但他終於拗不過代表們的百般要求，前額上的幾條皺紋，輕輕地動了動，就慢騰騰地說：“咱來向代表們匯報一下吧。去年六月里，咱接了台五一嘎斯車，到年底跑了三萬公里，同志們提出來給我評功，今年初，上級給我立了個特等功，跑車嘛……也沒啥，就是沒出過事故。”

這不是一句輕易能說的話，凡是到過朝鮮的人或是了解朝鮮戰場實況的人，都知道這一點：戰場上行車，幾乎是一公里有一公里的困難，每個晚上有每個晚上的不同遭遇。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初期，那行車可真不簡單，在寒風刺骨的二月天，他在溶化后又凍結了的冰雪路上開着車子，把一個師的指揮所安全地護送到了三八綫戰區；四月里，我軍對敵發起了強大的第五次戰役，胡金華所在的那個汽車隊，曾隨着強渡臨津江的大軍，穿插在敵人的心腹陣地，他和伙伴們冒着敵機、敵炮的層層阻攔，在通往漢城的公路上給邊打邊前進的部隊運送彈藥、炒面；隨後，他們又在中綫戰場上，送彈藥，送傷員。當范佛里特發動了“秋季攻勢”時，他們向戰迹赫赫的馬良山、高旺山，運送過數字龐大的彈藥、食糧、服裝、慰問品……。這一切都是1951年的事了。而他

在这一年艰苦奋战的日子里，由一个普通的駕駛員，成長為一名英雄了。

代表們紛紛詢問着說：“那時行車是怎么个情况啊？”

“那時啊！”他邊思索、邊講述，“開頭，咱們高射炮挺少，道路上防空哨也少，敵機可猖狂得很，白日黑夜的貼着山頭，順着山溝子飛，尋找咱們的车子和物資，不管有沒有目標，它亂扔炸彈，亂打機槍。咱當時又沒有夜晚行車的經驗，每天出車、收車都是兩頭不見太陽，生怕車子被打！要遇上个黑天，那才驚扭呢，摸不清道兒，又不敢開燈，上面有沒有敵機也不知道，路上不斷的聽到槍聲，可誰知是敵機來了發警報呢，還是部隊抓特務呢？有時候‘咯咯咯……’機槍掃射下來，一串串紅火球在地上滾動；‘嘔！嘔！’炸彈就在公路邊爆炸了，咱才知道敵機就在頭上，情况很吃緊了。

“那時在晚上出車，連路綫也摸不清，朝鮮的山頭，黑烏烏的跟海浪一般，真難分辨。蜘蛛網似的公路，叫你不知道該走哪條對！一走錯了，連个能問道的老鄉也不好找，碰巧找到了，說話又不懂，比划半天也講不清道不明的。後來，咱也就學了几句朝鮮話。

“那時，敵機投下來的凝固汽油彈燃燒着山頭和村莊，公路也是坑窪不平的，有的已經是彈坑疊彈坑了。給前面送彈藥時，要通過炮火封鎖區，還得抓敵人打炮的規律；有時候，炮彈迎頭飛來了，我們仍舊行車，車子

在炮彈縫里鑽！

“朝鮮雨多，碰上雨季，路面又泥濘又滑，輪胎光打轉不動彈。爬山爬不動，就得卸下物資，集中人力往山上推車；有時要走牛車道，那時車子在泥里一陷就一尺多深。

“那時，明明一夜可走到的路，有時兩夜也走不到頭……嘿！車子走着，心里可捏把汗啦！生怕翻了車，撞了車，掉下溝！……往後可就好些了。反正那會是沒經驗唄！”

胡金華在入朝時領了部新車，當時連里人員多、車輛調配的次數多，他開過好幾輛車，都是跑到三千公里左右，就交給了別人去開。直到一九五一年六月里領得一部“31—0261”號五一嘎斯車，才固定由他駕駛了。往後，胡金華執行了多少次任務，而他開的那輛車子，不論在什麼時候看去，都和新車一樣。行駛到三萬公里立功後，又繼續行駛到一九五二年六月，他升任副排長了，才把已經安全行駛到四萬二千公里的車子，交給安東的修車廠。當時接收車子的同志還很驚訝：“這麼新的車子就交了麼？”“機件老嘍！要我開嘛，還能跑個五萬公里！”胡金華留戀地告別了車子。

說起胡金華跑車來，汽車連的同志們都知道他跑得穩。有幾個愛開“飛車”的小伙子，却老嫌他的車跑得慢，

他們說：“真象牛車，老那么不緊不慢的！”“一兩個坑坑窪窪，一閉眼就過去了，還變什麼檔、調什麼速度？真是胆小怕事。”為了這個，胡金華不止一次地勸說伙伴們，並介紹了“快是慢、慢是快”的道理。他說：

“‘飛車’看起來挺快當，這可光是從表面上看呀，你要鑽到車子機件上体味体味，拿公里計算表和油量消耗統計表對照對照，就會知道：你一‘飛車’，機件磨損的又快，油料消耗的又多，還接二連三的出事故，停下來修車的時間，倒比開快車節省的時間還長！車子跑不到規定的壽命就‘報銷’了。……要沉沉穩穩地開車呢，車子壽命就能延長，能避免事故，也節省了油料，還保管丟不了物資，反倒是爭取時間完成了任務，這不好嗎？凡事都得多方面着想，往長遠處打算！這才符合我們國家利益，才能保證戰爭運輸任務的完成。”

他的道理在他長時期的實踐中，更具体而有力地說服了同伴們，同時，也引起領導上的充分重視。同志們確實知道他的車子從未發生過事故，沒換過任何機件，也知道他從來都沒丟失過載運的物資。部隊黨委很重視胡金華創造出來的行車經驗，因此，當“胡金華運動”在汽車部隊掀起了以後，駕駛員們就紛紛提出：“向胡金華學習！保養好車子，爭取跑更大的里程！”他們練習着開慢車、開穩車、摸經驗，也象胡金華那樣做：早晨收車回來不休息，先檢查車子，心里有了底，飯後就來修理，好不耽

誤夜晚出車；他們也開始三天兩頭的擦車子表面和机件。原先不習慣這樣做的同志，日漸習慣了。新的行車紀錄不斷涌現着，立功的駕駛員們一天天的增多了。部隊立功運動，在鼓勵着運輸戰綫上的駕駛員們，胡金華跟大家一樣，爭取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立個功，立個國際功，不立功，如何對得起祖國人民呢？

胡金華的車子，確也發生過一件難以避免的事故。那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下旬，正當為反擊馬良山、高旺山的戰備搶運的時候——

二

滴滴答答連夜下着的雨停住了，冒雨出車的同志們，也都按時趕回駐地。他們趁天還沒亮，給車子搭好了伪装樹，就回帳棚休息去了。獨有胡金華收車最晚，也沒見他跟助手馬建業回帳棚，同志們都很惦念。

炊事員們也叨咕開了：“往日里咱們經濟委員一收車就奔伙房幫着洗菜燒飯來啦，今日格連飯也不來吃，是車子拋錨還是病了呢？”

炊事員知道胡金華是在修車后，曾幾次去催他：“修車可也不能餓着肚子干呀！”而胡金華總是以感激的口氣推辭着：“待會兒吃！”“不餓！”“就完了！”說着，仍然待在撐起的棚布里，守着那輛已被卸下輪胎的車子。完他身

旁的一張防雨布上，齊整地排列着修車工具和車輪胎、滾珠、機件……。“31—0261”號五一嘎斯車，已經安安全全地跑了兩萬四千公里了。可就在昨晚回返的路上，剛一過南川店大橋，兩條後輪胎的邊胎同時放炮了。

胡金華手里補着胎，心里可窩憋的慌。夜晚出不了車可怎麼辦？瞅瞅兩條外胎，都有一寸長的口子。瞅瞅從胎上取下來的拳頭大的兩個菱形“四角鉄釘”，上面還有“UBA”的美國字樣呢。這是敵人為了破壞我後方運輸，專門空投在我們的公路要道上的。胡金華沉思起來……他忘記了疲倦，克制着飢餓，一心貫注在輪胎上。

小馬憤憤地說：“他媽的，偏偏碰在這麼個節骨眼上，扎了老子的輪胎！”

“節骨眼上啊，你算說准了！”胡金華思忖着說：“咱們各戰，敵人也不是不知道，上個月咱們在馬良山上揍得他還輕嗎？七天阻擊，把英國幫凶二十九旅干掉了兩千六百多，范佛里特這小子吹噓的‘秋季攻勢’就稀里嘩啦的破產了；等咱們撤了陣地，停了三天後，敵人才鬼鬼祟祟爬上了那座空山頭。如今，咱們要反擊馬良山、高旺山了，失敗在等着敵人，勝利在向咱們招手，敵人還能甘心？所以他就到處投一些‘三角釘’、‘四角釘’、‘蝴蝶雷’、‘子母雷’，要破壞咱們的戰備運輸，想阻擋咱們的反擊。……補吧，補好了胎，就是咱們的勝利！咱們一趟任務也不能耽誤啊！”胡金華給小馬說着，其實這些話也象

是对他自己說的。这时他止不住又考慮到：眼下多向前面送一趟彈藥，对勝利不就多一分保證！……英明的首長們把敵人給引到那座空山头去，就是要在山头上消滅他們！首長們这会兒一定圍着作战方案，在計劃着需要的彈藥數字呢！……炮兵同志們准盼咱們多運些炮彈，好存在陣地上；冲鋒槍手，也会要求多領几夾子子彈吧……“今晚得赶上出車！”胡金華腦袋一晃，决心下定，象泰山似的不能动摇。他兩手更熟練地补着条粉紅色的汽車里胎。

“班長，按規定說呀，車胎規定跑一万五公里。可咱們这胎早超过了。干脆，我看咱們領副新胎吧，就別补这个了，留点時間去睡睡覺，別誤了晚上出車！”小馬边說着，边眯着睏了的眼皮。似乎只要班長說一声：“你睡吧！”他就会坐在破胎旁边睡熟的。

“补你的吧！車是一定得出的！这时候忍着点睏吧，步兵同志們連天連夜的守山头，烟里、火里、子彈縫里打冲鋒！咱們沒点硬勁还行？”他停了停又說：“換胎……我考慮过，知道不，一条胎值人民幣八百萬元，咱們把兩条胎补好，能跟車子跑到三万公里，就給國家省下一千六百万元，全車輪胎都能節省出一套來，可就多啦！这跟当家过日子一样，咱們都是窮苦人出身，知道劳动換來的財富不易，如今咱們是國家的主人，那咱們就得从小处替國家打算。”

生活的艰辛，惟有贫苦出身的人最懂得。胡金華剛懂得事的时候，就經常听到父親的“人生应以勤儉、正直为根本”的教訓。那时，爹媽和比他大三歲的哥哥种着四、五畝田，農閑时，爹就在村里教私塾，媽和哥哥做些挂面賣。他十二歲那年，爹病死了，讀了三年書的胡金華，为生活所迫，离开了故鄉湖北省黃安縣（后改为紅安縣）的胡家嘴村，到了武昌十字街的刘裕原白鐵鋪去当学徒。

“三年徒、不如狗”的日子，使胡金華常年累月都得晚睡早起，整天价要擺攤子、生火爐、謀鐵鏽、做飯、哄孩子……。在一个冬天里，他挑着水回來，手冻僵了，剛要往热水盆里伸手，老板娘拿起铁尺，劈头劈腦地就打，还罵：“这是柴禾燒出來的，你配用？真不知道心疼錢！”年幼的胡金華只有望着手背上那冻裂的血口子掉泪。但他为了学会点手藝，將來好混飯吃，就忍着、熬着，呆了四年。这四年的艰苦生活，却把他鍛煉得更能吃苦耐劳，也使他更愛技術了。

胡金華出师后，正赶上日本鬼子侵略我國的“七七事变”，他气愤得很，为了不受日寇的蹂躪，他隨着流浪的人群輾轉各地。白鐵匠的手藝糊不住口，他就在广西柳州考入一个國民黨办的汽車学校当学兵，之后又当了兩年二等兵助手，技術虽然学到了些，車子却老是开不上，直到一九四一年，他才算摸上開車了。但腐敗的國民黨

軍隊的軍閥作風和黑暗生活，使他難以忍受，他就偷偷地離開了國民黨軍隊，到了地方的工程局去開車。

國民黨機關里人與人之間那種虛偽、奸險、卑鄙的伎倆，使他變得更加謹慎起來。他牢牢記得父親的家訓和小時候的貧苦生活，他埋頭勤勤懇懇地干活，心里痛恨那些有錢有勢的人的奸詐，旧駕駛員的惡行敗習。但是，老實勤懇、為生活奔波的胡金華，上哪兒也得不到溫暖和同情。得到的只是“窮鬼”、“臭運貨夫”之類的鄙視和嘲笑。他不得已，就帶着妻子回到武漢，又挑起了白鐵匠担子。有時沒了下鍋的米，還得到碼頭上賣苦力。一天，他餓暈在碼頭上，幸被同伴們抬回了家，使他深深感激這些一起受苦的同伴。在那痛苦的歲月里，勞動人民的階級情感，在他身上更牢靠地滋長着，他深切地体会到，只有窮人才關心窮人。

武漢在革命的巨浪里獲得解放了！胡金華積極參加了工會，他看到從前一家家缺吃少穿的鄰居、伙伴，這會都進工廠做工了，自己的日子也過得好起來，他深深感到共產黨是勞動人民的救星，給窮苦人帶來了幸福，于是他特別買了張毛主席像挂在家里。

一九五〇年，美國鬼子發動了侵朝戰爭，“抗美援朝運動”象春雷一樣，响遍了全國，胡金華很快就明白了這個道理。他記得很清楚，日寇侵略我們時給人民帶來了什麼災害，他在廣西的幾年里，更看够了那些橫行霸道

的美國兵的獸行。今天，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，國家是人民自己的，政府是給人民謀福利的。……思前想后，他覺得：“自己才三十一歲，正當年青力壯，該響應國家號召，為保衛祖國出分力才對。自己是窮苦人出身，知道天下窮人的苦處，決不能再讓朝鮮人民也受敵人的壓迫和統治！”

一天，他挑着白鐵匠挑子，路經漢鎮街，正有人在那兒宣傳，听了宣傳員的話后，他不禁激動地問：“同志！抗美援朝，要我不要？”

“好啊！保家衛國的大事人人有份！你有什么技術嗎？”宣傳員說。周圍的老鄉也都扭過頭來，打量着胡金華和他的白鐵匠挑子。

“我知道這号子手藝用不上。”胡金華也看出了大伙的意思，解釋說：“我會開汽車，順到朝鮮開車去！”

一九五〇年底，經過考試認后，胡金華辭別了妻子，便到了志願軍×部汽車連。

當上級告訴他們這些新來的駕駛員說，停在安東站台上的一排排嶄新的嘎斯車，就是要他們駕駛的汽車，當時胡金華還不大相信：“是真的嗎？”直到他跨進了新車的駕駛室，眼淚再也抑制不住撲簌簌地掉下來了。他心頭又麻亂，又興奮。在舊社會里，跟汽車做了十几年的伴哪！論牌子的話，德國蓬地柴油車、美國道奇車、福特車、雪富蘭車，咱都摸熟了，可是誰把咱當個人看過？兩

只手就從來沒讓摸一下新車子的駕駛盤啊！老開一些破爛爛的、老掉了牙的車。今天剛參軍，上級就這樣信任我們……胡金華那種對祖國的感激心情，真是無法表達出來的。他打開了引擎蓋，摸摸這，撫撫那，又愛惜，又高興，他滿意地笑了，淚珠還留在眼角上。他想：這車子再不是我為了混飯吃的飯碗了，而是祖國人民交給我的戰鬥武器，我得好好愛護它！

在入朝誓師大會上，後勤首長給駕駛員講話時說：“祖國人民把車子交給了我們，是要我們把祖國人民支援的軍需物資，安全地運給前方。我們每一個人，每一部車，都是祖國通到前沿的橋樑；是戰鬥勝利的直接保證！……”這話深深地楔進了胡金華的心坎，他記住了黨的話，記住了祖國人民的囑托。

在安東集結待命的幾天里，真叫人難熬，鴨綠江對岸的朝鮮新義州已經是一片煙火，兩座高大的鴨綠江大鐵橋已經被敵機炸壞了一座，安東市也接連被美國飛機轟炸了幾次，市面冷清清的，門窗緊閉……胡金華和幾個伙伴邊走邊看，又特意到被炸的市郊區看了看，房屋倒塌了一大片，灰燼上遺留着破盆碎碗，主人不知去向，美帝國主義的侵朝戰火已經燃燒在祖國的大門口了。我們要再晚一點抗美援朝，眼看美國鬼子就要邁進我國東北來了！胡金華和同伴們游了一趟安東市，更深刻体会到抗美援朝過江御敵的重要性。因此，保家衛國的決心

更坚决了，胸中的怒火在燃烧，恨不得一下飞过江去。

乍入朝就是夜晚出車，开始胡金華有些不大习惯。那时敌机异常疯狂，连夜不断地在公路上空寻找部队和車輛，進行轟炸、扫射！他一边開車，一边耽着心思，精神上压力非常大，生怕一顆炸彈落在車上，連人帶車都白白犧牲。所以他不时停下來观察敌情。排長鄧英是經過解放战争的老駕駛員，他了解这批新駕駛員有技術，但缺乏戰場行車經驗，所以一行車总是走在前头帶隊，并不时停下車來照看后面的車隊和駕駛員們，給大家打气。鄧英知道胡金華老停車，有顧慮，就特意坐到胡金華的車上跑了一程路。每走一節不同的路，每遇到一种不同的情况，就告訴胡金華應該如何处置，如何对付敌机。鄧英那圓圓的胖臉，永远是那么泰然，眯着笑咪咪的兩只不大的眼睛給胡金華說：“老胡啊！別怕！不危險就不叫战争了，不难走就不叫戰場了，咱們是志願軍的駕駛員，就要在这危險情況下，在这不好走的路上完成任务才行！你有十多年的開車技術，怕啥？至于經驗嘛，咱們就在行車当中大伙來摸，日子一久，經驗就丰富了。”排長的話确实給了胡金華力量，給了他勇气和办法，慢慢的，胡金華驚恐不安的情緒就好轉了。

白天，部隊住下了，飛機又在找尋集結的部隊和伪裝了的車輛物資。胡金華整天为心爱的車子耽心。高度的責任心，使他虽然开了一夜的車，感到很累了，可白

天还是睡不着觉。他整天思謀着，琢磨着哪兒隱蔽車輛更妥當，更保險。起先，他把車子停在獨立的房子旁邊，用高粱稈、秫秸蓋起來，遠處看去，就象一座新房子。他請班長來檢查，班長說：“敵機連獨立的房子也是要打的，連老鄉的一頭耕牛也要掃射的，這不保險。”幾個人一合計，就尋找离村遠的地方，並且盡量讓車子貼山邊，進樹林，再用樹枝偽裝。後來，他又想出了一個辦法：每到駐地，先把油箱里的油放出來，把油桶堆在离車子遠遠的地方，這樣，萬一車子被敵機打上一梭子子彈，也只不过是穿幾個窟窿，不至於燃燒起來。這一辦法得到了排長的稱贊，匯報給連里後，全連都推廣了這個好辦法。鄧英高興地誇獎他：“老胡是有兩套，入朝不久，就摸出對付敵人飛機的辦法了。咱們還得繼續摸經驗，找辦法，要讓敵人的飛機干瞪着眼沒辦法！”

有時，車子沒趕到目的地，天就亮了，不能繼續行進，就得趕快偽裝起來。這時，他就把車上的物資一箱箱、一包包的搬下來，零散地隱蔽在稻田埂、草叢里。晚上出車時，再裝上車，以免萬一受到損失。常年如一日地這樣不怕辛苦、不顧疲勞的愛護物資和車輛，汽車連的同志們都稱贊他、敬佩他，稱呼他是“汽車的衛生員”。連里黨支部也號召同志們學習他這種對車子對任務的負責精神。胡金華說：“要沒排長和老同志們對我的及時指點和幫助，光靠我怕還走不到前綫呢！”隨後，同志們又

知道：胡金華不僅是“汽車的衛生員”，他運傷員時，還是“傷員的衛生員”；拉物資時，又是“物資的衛生員”。

三

我軍在北漢江、清平川一帶與敵人爭奪着陣地。給這裡運彈藥的駕駛員們，隔着一座山頭，聽着一陣陣沉重的炮聲和密集的機槍、步槍聲，知道戰鬥是够激烈的。傷員不斷地運回來。所有卸下彈藥的汽車，都奉命帶傷員到後面兵站去。

胡金華向團里同志們一打听，知道咱們部隊正在奪取北漢江的一個渡口屏障——文案山。如果我們拿下文案山，就能牽制住西綫敵人美二十四師的東援，就能使我東綫的兄弟部隊順利地殲滅那些已經被包圍好了的李偽軍！那麼第五次戰役，將獲得更大的勝利。……听了這消息，他有說不出的高興。為了更妥善地安置傷員，他找來了幾根胳膊粗的樹桿，安插在車廂兩旁，并把棚布支撐起來。助手王賓賢把車板掃得溜光，又找了些干稻草鋪上。隨後，他倆就去抬傷員。

乍一看看到斷臂折腿、紗布里還在滲血的傷員們，胡金華怔住了，手脚也慌了，兩眼紅潤幾乎掉出淚來。正巧排長鄧英抬傷員過來，看到胡金華呆呆的樣子，就招呼他快抬傷員，並說：“難過什麼？我們是跟世界上最大

的帝國主義交手，跟武裝到牙齒的美國鬼子干，流血犧牲還能避免？我們要讓敵人用血來償還！革命戰士嘛，要經得住流血犧牲的考驗！哪能在戰場上掉眼淚？”排長是久經戰鬥考驗的老黨員，他的話很對，我們要向敵人討還血債！

夜黑的很，兩劈頭劈臉地往下打，路上的泥漿，人一下腳，就四處飛濺。胡金華一步邁進泥坑里，腳拔出來，鞋子沒了。肩上正抬着傷員同志呢，怎么能停？走！

要開車了，胡金華怕負傷的同志們在車上感到不安，又回頭扒上車廂察看，還向傷員們囑咐說：“……敵機打不打轉，情況緊不緊，都沒關係，大伙都別慌，千萬別跳車。我絕對不會把大伙擱在車上，獨自去防空。”在艱苦的战斗里，胡金華覺得自己的生命是跟這些受了傷的同志們休戚相關的。他掏出了還是祖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贈送的“恒大牌”香煙，給傷員分別遞過去。胡金華本來是不吸煙的，但他却有帶煙的習慣，因為他知道在這連續戰鬥的艱苦日子裡，吸煙的同志們到處找不到煙吸。他告訴大伙：“車框上挂着兩個空罐頭盒，供小使用吧。有什麼事就拍駕駛室的后窗戶招呼我。”他看見這些傷員同志傷勢都比較重，却依舊泰然地談論着陣地上的情況。從×大隊三連的一個負傷戰士的談話里，胡金華知道了文案山經過幾次反復爭奪，今天夜里，又被我三連副排長何明秀率領的突擊隊員們占領了。敵人還在跟我們爭奪着。